

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

ZHONGGUOTUZIDE GUOCAO

中国兔子德国草

和坏分数做伴

周 锐 周双宁 著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

中国兔子德国草

和坏分数做伴

周锐 周双宁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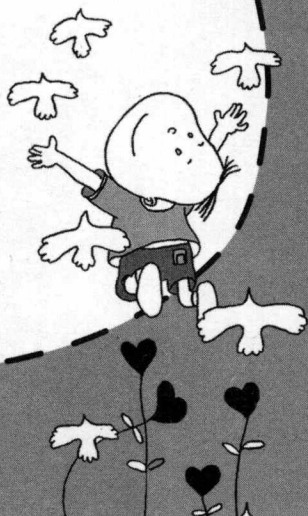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优秀出版社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故事是这样诞生的.....

爱尔兰的舅舅是个专门给孩子写书的作家，所以他得的一百多次奖都是儿童文学奖。很多孩子和夫人都读过他写的书，像《书包里的老师》呀，《哼哈二将》呀，《幽默三国》呀，等等，有八十多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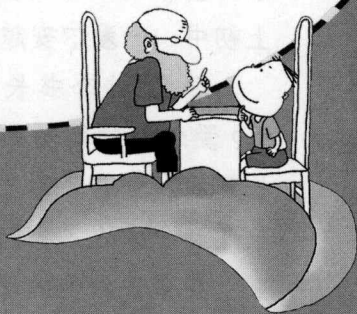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那些读过他的书的孩子都长成大人了。爱尔兰的舅舅想：人会成长，书也应该会成长吧。他就去跟爱尔兰的妈妈商量（用电子邮件商量，因为她在德国），以属兔的、出生在德国的爱尔兰为主角，与他们合写这套会跟着一个孩子一起成长的书。于是，他们从爱尔兰的出生开始写起，写了爱尔兰两岁时在南京外婆家的日子，又写他回德国上幼儿园、上小学、上初中……爱尔兰越长越大，书也越长越厚。

那么，这套书长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爱尔兰的舅舅和妈妈回答说：长到没人爱看它为止。如果爱尔兰长成一个大人了，那时候还有读者要求读到他的新故事，那么爱尔兰的舅舅和妈妈就会继续让这套书成长下去。

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摸一摸黑色的肺····· 1
- 第二章 走向野外的童子军····· 25
- 第三章 你来我往····· 51
- 第四章 妈妈愿意天天做蛋糕····· 73
- 第五章 琳娜在柔道俱乐部请客····· 97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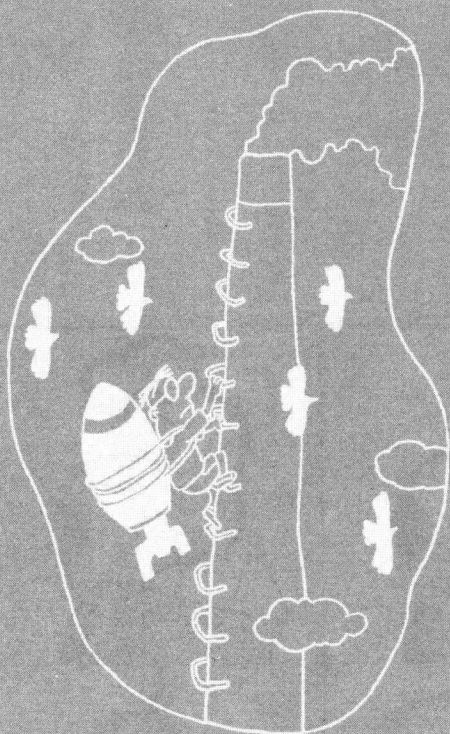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	中文学校·····	121
第七章	新“三气周瑜”·····	143
第八章	海勒夫妇·····	169
第九章	和坏分数做伴·····	193
第十章	你好，我是病毒·····	215

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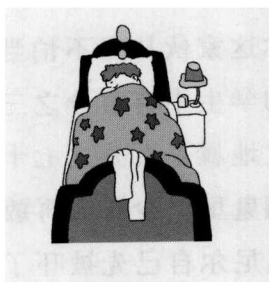
一

章

摸一摸黑色的肺







第一节课下课时，爱尔兰提醒达尼尔：“你又穿错衣服了吧？”

达尼尔看看自己身上。他因为起床很晚，抓到衣服就穿，常常穿着爸爸或妈妈的风衣来上学。他的个头也同父母差不多，所以不容易发觉穿错衣服。

那么，今天这件衣服是爸爸的还是妈妈的？爱尔兰知道达尼尔有办法识别，他只要把手伸进两个口袋就能知道这是谁的衣服。

达尼尔从左边口袋掏出一只打火机。

爱尔兰说：“是你爸爸的。”

达尼尔说：“我妈妈也有打火机的。”

达尼尔又从右边口袋掏出一包香烟，还有一管口红。妈妈只比爸爸多一管口红，他俩都是烟民。

达尼尔玩着打火机，打着了又熄掉。他尝试过吞

云吐雾，达尼尔这家伙从来不怕当坏孩子。全德国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吸烟，可是，达尼尔现在很坚定地属于百分之七十这一边。而且在达尼尔认识的小烟鬼里很少有人再敢碰香烟了，都是被达尼尔吓的。达尼尔自己先被吓了一回，那是在一次课外专访时。

那天爱尔安去操场，匆匆经过毒气室。这不是纳粹集中营的那种毒气室，其实只是一间教师吸烟室。全校只有这一个准许吸烟的地方，一走近门口就能闻到刺鼻的烟臭味，所以爱尔安叫它毒气室。那里面的墙纸都被熏得发灰。爱尔安之所以还没对吸烟感兴趣，不仅仅因为父母的警告，还因为这间毒气室很起作用。爱尔安会这样想：这些人挺可怜的，因为烟瘾，不得不把自己关到这种又脏又臭的地方，一辈子都要做烟瘾的囚徒了。当爱尔安屏住呼吸加快脚步时，他听见班主任斯格哈特先生在毒气室里叫他。

斯格哈特先生不能让爱尔安进去吸毒气，就掐灭了香烟，走到外面来。斯格哈特先生请爱尔安去告诉同学们，假期里环保协会要组织一次课外专访，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报名。斯格哈特先生不方便亲自去对



学生们说，是因为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反对吸烟，学生们会要斯格哈特先生带头报名。“我要是参加了这项活动，以后还戒不了烟，我就不像个老师了。”斯格哈特先生为难地说。

爱尔安就去找达尼尔：“达尼尔，你还记得吗，你是学生代表。”

达尼尔说：“我倒是真的快忘记了。又有什么重要使命要本代表出马？”

爱尔安便说了课外专访的事，让他动员同学们参加，当然首先他得动员他自己。

但达尼尔对这样的主题不感兴趣。

爱尔安说：“我是要参加的，因为听斯格哈特先生说，参观的内容很恐怖。”

达尼尔有点来劲了：“很恐怖吗？”

“你要跟大家说清楚，胆子小的人就不要参加了。”

他们在辅导员的带领下来到州立医科大学。大家沿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，谁也不出声。

进了实验室，有一股怪怪的气味。墙上挂着许多照片，上面的内容都是和吸烟有关的病，有的病还造

成了癌变。

“像个烟囱吧？”爱尔安指着一幅吸烟人的气管照片对达尼尔说。

达尼尔细看了一下：“是个很脏的烟囱，圣诞老人往里钻的时候一定受不了。”

玻璃瓶里泡着白白的一大块东西。辅导员问达尼尔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
达尼尔说：“是人肚子里的东西。”

“肚子里的什么呢？”

“是胃？是肝？”达尼尔乱猜起来。

爱尔安说：“是肺。”常识课教过的。

“对，是肺。”辅导员又指指旁边那儿块黑黑的东西，“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

大家围着黑东西看了一阵，谁也不认识。

辅导员说：“也是肺。瓶子里装的是正常的肺，那些黑黑的是做成标本的病肺。”

孩子们低声惊呼。这就是吸烟人的肺，不但像熏鱼一般黑，还有许多洞洞，有的简直就像破棉絮。

“摸摸它们吧。”辅导员说。

“什么，摸？”



“对。一般的展览品是不让摸的，可这些标本就是摆在这儿让观众摸的。大家都来摸一摸，我相信，只要摸一下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”

孩子们面面相觑。谁先摸？

爱尔安看看老爱充好汉的达尼尔，这家伙脸色有些发白。爱尔安就慢慢走过去，伸出一个手指，在黑色的病肺上碰了一下。他感觉到这块内脏标本的表面是干燥的，但仍然保持着弹性。制作内脏标本在欧洲已有很长的历史，经过防腐处理，可以使标本不再产生细菌。

接着，所有的孩子都去摸了摸。

达尼尔回去以后不但狠狠地吓唬了伙伴们，还警告爸爸妈妈说：“你们别再抽烟了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做孤儿。”

爸爸完全不以为然：“别听他们的，都听科学家的，那咱们还活不活啦？现在哪有不受化学物质影响的东西。”

妈妈对达尼尔说：“我也知道抽烟不好，可是心里一烦就想抽一支。你以后少给我找麻烦，不要老是带字条来让我去同老师面谈。”

一提到这话，达尼尔就不吭气了。使妈妈最烦恼的是达尼尔的成绩，虽然留了一级，照说重学一遍应该容易些了，可总也不见好转。达尼尔最好的功课仍然是体育，最差的是英语。但有点奇怪的是，爱尔兰是班上英语最棒的，可玩带英语的电子游戏他从来不是达尼尔的对手，游戏里再难的生词也会被达尼尔蒙出来。

德国法律规定，十六岁才能喝酒，所以许多男孩觉得要赶在十六岁以前喝酒才叫酷。爱尔兰的手球队队友闻亮就是这样的男孩，他十五岁，常常向大家炫耀他能喝酒。他家也是中国人，和爱尔兰家相处得熟了，两家会一起出去度假。

去巴伐利亚时，闻亮的父母有事，闻亮就跟爱尔兰家同车。到了美丽的巴伐利亚湖边，搭起了帐篷，大家便去爬山，但闻亮要求留在宿营地看家。他说山里树多，树上有一种虫子，掉下来会把人咬得变傻，他们一个邻居就遭了殃。闻亮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德国确实有专门对付这种虫子的疫苗，但要提前两个星期打针才有效，这次时间匆忙没来得及打。爱尔兰的爸爸就笑着对闻亮说：“那你留下吧，别让你父母带



个傻儿子回家。”

等爱尔安一家从山上回来时，闻亮已经跟隔壁营地的三个女孩很熟悉了，他们说晚上会有更多的人聚在这里喝酒。晚上他们先喝啤酒，又喝一种叫“戈尔巴乔夫”的白酒，边喝边闹，一直到深夜都没安静下来。他们又把耳朵贴到别人的帐篷上，听哪个帐篷里的呼噜打得响，然后七嘴八舌地评论、打分，意见不统一时就脸红脖子粗地争吵起来。周围的人被吵得睡不着。爱尔安指着闻亮对父母说：“虽然他没被虫子咬到，可也开始变傻了。”

但在爱尔安的经历中，闻亮还不算最“傻”的。

和父母去布拉格时坐的是旅行社的双层客车。同车有许多中学生，他们比爱尔安大不了几岁，大都是用自己干活挣来的钱或积攒起来的零用钱出来玩的。坐这种夜行车比较辛苦，但年轻人无所谓，他们图的是价钱便宜。

爱尔安一家坐在下层。旁边坐了四个男孩，他们一直在玩纸牌，有时也笑闹一下，但还算斯文。

车开出一个多小时，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，上层有一伙人不停地抽烟、喝酒、大声吵闹。司机在扩音

器里喊起来：“上层的别再演小丑了，别的旅客还要睡觉呢。再闹我就把你们扔下去了！”

爱尔兰本来已经昏昏欲睡，但是被司机的吼叫声惊醒了。

这时从上层下来一个男孩，一说话嘴里就喷酒味。下层的男孩们问他：“托米，你们喝酒了吗？”

托米说：“是那几个高中生先喝起来的。他们小看我们，说我们只能喝可乐。我对尤根使个眼色，尤根就来开啤酒。”

“喝了几瓶啤酒？”

“一人三瓶。”

“哇！”

“那些高中生还不停地起哄，我俩就一人一口又喝掉一瓶威士忌。”

“真是好汉呀！”

“好汉什么，尤根这家伙吐了，身上、地上一塌糊涂，好难闻啊。我受不了了才跑下来，再熏一会儿我也要吐了。”

爱尔兰向着上层抽一抽鼻子，心里想，可怜的尤根。



受不了臭味的不只是托米，已经有上层的乘客去向司机反映。

车子停了下来。本来也要停的，要在这里加油。一开车门，尤根就跌跌撞撞下去冲进厕所，他像是还要吐。这时司机对着整个车厢大声问：“谁跟这孩子一起的？”

托米说：“我！”那四个打牌的男孩也连忙答应。

司机就对托米说：“你的伙伴不能上车了，我有责任不让他影响别的旅客。把他的行李一起扔下去。”

全体乘客都愣了一下。接着，车上所有的孩子都为尤根求情，包括那伙戏弄过尤根的高中生。

爱尔安也挤过去发表自己的意见：“怎么能在半夜里，把人扔在这样一个地方！”

司机说：“我会打电话叫警察来。”

“为什么要叫警察？”

司机说：“我要让警察证明，我在半夜里把一个孩子扔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合法的，而那个孩子是违法的，他不到十六岁喝酒，还呕吐！”

一说到叫警察，大人们也纷纷发言了。连刚才向司机报告的那位乘客也不赞成叫警察。这会给那孩子

造成心理阴影。

“把尤根带走吧。”托米恳求司机，“他可以付清洁费用。而且我们会管好自己，再不喝酒了。”

“不会有人喝酒了。”其他孩子也坚决保证。

大家好不容易把司机的一颗很硬的心磨软了。最后说好，清洁费用是一百五十马克，保证任何人不再喝酒。尤根可以不孤零零地在这个加油站过夜了，在这里他谁都不认识。对了，他会认识一个警察。

这时尤根从厕所里出来，他已经站不住了，顺着墙根滑倒在地上。

司机不耐烦了，按着喇叭说：“我要开车了！”

托米和另一个男孩赶快跑下去，把尤根架了起来。但托米的两条腿忽然也有些发软，毕竟他没比尤根少喝，他跟尤根一起摔倒了。于是又有男孩下了车，其中就有爱尔安。尤根是被拖上车的，这种拖法在中国叫做“拖死狗”。爱尔安本来想把自己在下层的座位换给尤根的，但他已经没有力气把尤根拖到座位那里。尤根就躺在车厢的过道上。

司机终于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他离开驾驶座，对这个小小的醉汉弯下他的腰。这时的尤根脸色惨白，已